

“老天使”的生命密码



离春节团圆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罗洁走失的老父亲罗惠良还是没有消息。

监控看了一次又一次，寻人启事发出去数万份，微博微信的转发不计其数，可这位在闹市区走失的老人，就像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有任何消息。

邻居们不太相信他会找不到家。在大家眼里，他是一个干净得体的老人，在小区里散步，碰到谁都会点头微笑。“就算迷了路，问一下、报个警都能到家啊。”

只有家人知道，从3年前开始，罗老伯就渐渐失去认知能力，他被确诊为“阿尔茨海默症”，又叫“老年痴呆症”，俗称“老年痴呆症”。

康宁医院住着数十位这样的老人，最严重的一名患者总是突然冲出房门，大声喊叫：“快走，先锋部队已经出发了，我们得赶紧跟上！”每次，护士不得不严肃地拉住他：“团长，最新消息，前方打了胜仗，我们原地待命就行了。”

更多的患者和罗老伯一样住在成千上万个普通家庭，制造着大大小小让人哭笑不得的麻烦。2013年10月，宁波启动了失智老人关爱项目，去年开始在社区开展筛查工作，今年将着手建立失智老人信息库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通讯员 曾蔚 郭军



宁波市康宁医院，护士在与一位失智老人交流。

记者 王鹏 摄

越老越任性？

一位衣着优雅的老太太，老喜欢向小区里的车子抛掷小石子。监控里，她“作案”时还是一脸慈祥的微笑；一位当老师的老先生，总是趁家人不注意把大小便从窗户扔下去，怎么劝都不听；还有一位离休干部，明明什么都不缺，就是喜欢往家里搬垃圾，一个单元都臭气熏天……

在罗洁的印象中，父亲是从3年前开始“不大正常”的。

这个发现并不容易，因为老人年轻时就是一个迷糊的人，专注于工作，生活上向来丢三拉四，出门不带钥匙、出差错拿了母亲的袜子都是常事。

但罗女士敏感地察觉，这次的迷糊不太一样，比如他常常把衣服穿反而不自知，出门常迷路，天一黑就吵着吃饭，而且只吃自己碗里的，盛多少吃多少。

在外面，他还维持着原有的体面和礼貌，对每一个打招呼的熟人点头微笑，但心里已经记不起他们是谁；在家里，他脾气比以前大了很多，曾经对老伴言听计从的“好好先生”，如今动不动就发脾气。有好几次，老伴见他不知道自己夹菜，便夹菜给他，结果他发脾气了，“怎么又给我吃剩菜？你要害死我啊！”

那年罗老伯73岁，罗洁带他去看医生，被确诊为轻度老年失智。

并不是每一个家属都有罗洁这样的敏感，在康宁医院老年科主任朱文波的记忆中，多数患者初诊时，已经是中重度，性格大变，严重影响到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。

一位衣着优雅的老太太，老喜欢向小区里的车子抛掷小石子。监控里，她“作案”时还是一脸慈祥的微笑；一位退休老教师，总是趁家人不注意把大小便从窗户扔下去，怎么劝都不听；还有一位离休干部，明明什么都不缺，就是喜欢往家里搬垃圾，一个单元都臭气熏天……

最让人尴尬的，是一对几十年的模范夫妻。老头在70多岁的时候，开始怀疑老伴和隔壁老王有一腿，三天两头去吵，孩子们只好不停地向对方赔不是。在朱文波的门诊，女儿搀着一脸憔悴的老太太，说母亲现在都不敢出门，她快要崩溃了。

朱文波也觉得无奈，老年失智越早干预效果越好，只可惜很多早期症状，被家属忽略了。

家住海曙的史丽萍，曾经因为母亲的吃饭问题和哥哥嫂嫂们大吵了一架。他们兄妹四人曾商量好，80多岁的老母亲每家住一个月，轮流赡养。可是有两次，史丽萍下午去哥哥家看母亲，老人眼泪汪汪地拉着她的手，说：“我饭都没吃过，他们不给我吃。”史丽萍一听火了，她根本想不到，母亲已经糊涂到记不得自己吃过饭了。

31岁的李楠在大学毕业那年，开始觉得外公有

点“不讲道理”：他希望家人都坐在他的身边，谁一离开就会去找，如果大家都不在他房里，他就会大喊：“我吃药的时间到了。”

“药不是才吃过吗？”他“哦”了一声，一脸的茫然。陪着他的时候，往往找不到话题。只要有人在说话，他会急急地问：“你们讲什么？”如果回答“没什么”，他就会发火。

他每天要吃十几种药，每次吃药的时候，他都会把每种药问一遍，是什么，做什么用。有一回李妈妈急着上班，丢下一句，“快吃吧，难道我会毒死你。”说完就走了。一句话他推敲了几个小时，不停地问老伴：“这是啥意思，她这么狠心要毒死我吗？哦，对对，那是气话吧，可是她是不是真的希望我死呢，我死了你们都高兴了。”

他动不动就会提到死，但看起来没有人比他更珍惜生命，定时吃药、定时量体温和血压，一丝不苟地做好记录，不能有一点差错。有一次，他对着一张病历看了半天，然后对李楠说：“这上面明明是李妈妈的字迹嘛，你看，她还唬弄我，说请了新的医生。”大家哭笑不得。

“我们只说，他怎么越老越矫情？当时也没觉得，这是病！”李楠说。

生命的两头

生命的两头何等相似，任性、敏感、思维简单，没有能力照顾自己，只是一边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小生命在一点点成长，而另一边却是一个日暮迟年的生命在慢慢萎缩，只看你有没有同样的热情和耐心去对待。

李楠发现外公把小便拉在冰箱门上的时候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尽管裤子都湿了，但那个当了半辈子领导、体面又讲究的老人，怎么也不承认地上的那一摊水是自己的杰作，受到指责后还大发脾气，一天都不肯吃饭。

他给远方的亲戚打电话，说着说着就哽咽了：“我身体不好，你们快过来看看我吧，要不就看不到了。”

他老是说，“你们冤枉我，我怎么可能干这样的事”，可是第二天，同样的事分明又发生了。

多年以后，李楠认识了康宁医院老年科护士长干雪琴。这位有着多年老年失智护理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她，许多老人随地大小便不是故意的，他们只是找不到厕所而已。

仿佛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李楠突然想到，当时家里的洗手间，就在冰箱后面，较隐蔽，客人第一次来往往往找不到，更何况外公那么大了年纪了。而他又那么好强要面子，怎么可能承认这个事实。

有类似症状的老人很多，干雪琴的建议是，千万不要当面指出来，家里卫生间的门上可贴上个显著的标识，老人一看就能找到。

朱文波说，按照以前的结论，老年失智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，医学介入只能起延缓作用。但按照最新的研究成果，对于已经失去自理能力的中重度患者来说，科学合理的训练，还是可以恢复部分功能，

并且提高生活质量的。这个训练其实并不复杂，就是像孩子那样手把手地教。只是需要看护者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和耐心。

在母亲几次把尿尿在身上后，史丽萍才带着她去看医生，确认并接受了她患上中度老年失智这个事实。史丽萍决定自己照顾母亲，在干雪琴的指点下，开始训练。

她画了图，家里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厕所和厨房方向的明显标志，同时又把马桶加高，方便母亲如厕，后来老人再也没有“大小便失禁”。

她每天把老人的作息排得满满的。早上起来让她扫地，自己梳头，让她打毛线，隔一天把抽屉里的衣服全部倒出来，让她整理；每天晚上带她去跳广场舞，这样回来就能睡得香甜的；家里有重大活动，她都会拍下照片，然后放在母亲床头，一有空就指着照片和老人聊天，这个是谁，那个是谁，都在干什么……

在史丽萍的照顾下，她母亲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太，笑容慈祥，落落大方，只有做女儿的知道，母亲已经慢慢退回到一个孩子，自己的一切努力，只为让她的余生多一点体面和质量。

干雪琴说，生命的两头何等相似，任性、敏感、思维简单，没有能力照顾自己，只是一边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小生命在一点点成长，而另一边却是一个日暮迟年的生命在慢慢萎缩，只看你有没有同样的热情和耐心去对待。